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二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
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
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
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
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
鐘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

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為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為隸
洪适曰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為
八分以真為隸也是即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
分為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為分以真為隸豐氏之
誤大也為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
程邈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
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
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
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為據此皆吾所不
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

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恠如亢倉元命包假書填難
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為而可據為邈書乎又
明言漢曰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
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
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
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
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
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
隸勢如砥平繩直規矩折脩短相副奮筆輕舉離
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為古隸無疑者

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之法兼平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

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卽鍾氏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卽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卽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大書用筭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咲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

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
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拆爲真隸似亦
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積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
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法篆字相近非
有批法之隸也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
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
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
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
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曲豆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
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
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恠者韓擇木也豐
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
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
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
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

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鷺斲茶
晚復毒熱有以爲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
以爲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
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
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
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
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
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
本登善虔禮紹京恭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
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
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按伯施者虔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
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恭和者李也清臣者
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
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夔也子昂者趙也仲珩
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豐於
唐不取知章季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
機明不取南宮履吉當別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爲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
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
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
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爲合作又不欲多露鋒
芒露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
體不精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
骨勝多露不如深藏猶爲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
情使轉爲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紆之謂轉
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爲上形質次之隸以
規爲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
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絕若死蛇
挂樹踏水蝦蟆語絕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
轉欲不滯滯則不適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
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
復縮之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

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
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
要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虺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
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
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
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萃
曰虛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
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
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
變謂之斛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况
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
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
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

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
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
豪茫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
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叅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
叅廟堂則方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
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
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

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鷹
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
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
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
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
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
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
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
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
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

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

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天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

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
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
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
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
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
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
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
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
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
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
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擻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
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
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
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
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吳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竝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爲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水背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爲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爲重儂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儂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水背拖子弟一瘦一肥母乃太相抵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儂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儂欲儂尚未儂也漢武欲儂則又去儂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

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竇臯述書賦云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旣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嚮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爲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

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爲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徃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啓內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若飛鳧戲海舞鶴遊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蓄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

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
凶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
太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
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園密已為至矣其
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
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
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
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
不得不生恐言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
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
力而無書度

楊用脩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
而肥難用脩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
密筆瘦則結構易疎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
後瘦近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
肥而不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嚙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爲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揚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水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

有墨豬之誚最爲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
極擬懷素恣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
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
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
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
書名御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
一長况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
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
陽率更不能脫酸餽氣旭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
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
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
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
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
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
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
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
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
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
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
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
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
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
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遂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
示已殉王脩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
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

風帖爲逸心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
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
耳酸感至比加下癡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
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
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
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
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卽其人其事駁
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衛夫
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中山河帖爲枯
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

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二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榻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王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真愚又推黃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

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矚爲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擊擢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楊用脩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

不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少書若銀鈎

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

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鈎萬鬚尾及考陶隱居解真

碑云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

管寧亦字幼安用脩誤以爲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

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

云劉曜人知其獍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

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獍凶大出曜

上俱見本載記用脩又誤以劉德升爲劉景升而云

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

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

可知此尤可咲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竒恠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卽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帋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園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脩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巖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道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爲逸老書蓋南渡以後

諸公不能辦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竝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巖巖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踈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彥功少頗適爽晚成惡札龔璠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

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卽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踈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儻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狝信是陳豨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未絕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嗚噓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咲端蓋知其爲周

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
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
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
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
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絕環竒
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
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
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僧也又一云
黃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
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
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
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
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
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
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
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秬苑卮言附錄三

蘭亭楔敘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
流榻本以賜諸王後楔敘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榻本
存人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爲歐陽率更
所榻石本留禁中因未經摸榻獨爲完善契丹德光
携以北至殺胡林而棄之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壻李
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幣金代輸取石寘

官庫愛重之非貴游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湍流落左右劉損一二筆以爲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真贋而損本的然故以爲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

山谷謂蘭亭詩敘二本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翫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動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董道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微不知其何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卽張澂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老冢蘭亭二本第一本是叅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五十四
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
者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治與余善以
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
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
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
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
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流搨
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舜元題爲褚遂良
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

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
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著於法
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
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句填或清潤有秀
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
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
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標書
存馬式鬱鬱昭陵王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物水月
何殊志專用一繡縑金鐫瑤機錦綉綺歟元章守之
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舲

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入光堯內府
米友仁鑒定為唐人雙鈎賜本復入張循王家張澂
摹勒上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真蹟不知所往矣陳緝
熙翰林得褚禊帖謁一時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為
卽此本然無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
右秘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馮
承素韓道政趙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褚遂良時為起
居郎蓋檢校而已此後同贊內志專用一作乃一又
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
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

本而中間跋尾又真米書余久乃悟米得真本因別
作一贗本以圖購易他書畫又恐其亂真故不作文
正才翁跋及稍易跋語耳緝熙將歿又手鈎二本分
割諸公之跋總作二本其米本在且與吳氏次本在
池灣沈氏尚佳第三本流入吾手則太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為歐陽信本摹最為逼真美則
美矣真則吾未敢信也蘭亭實行筆觀聖教序內所
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已意臨
故定武多嚴重而褚蹟時佻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
也吾晚得一宋搨本皆行筆道俊之甚攷之舊刻聖

分州山人種人卷之五十四
四
世經堂
教序無不昭合以爲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
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
以其質之所近而好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真定武雖
小剝蝕而風神氣韻自絕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
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
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冊乃宋理宗內府
藏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脩
城本壓卷定武有古刻闊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
兩京斷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
刻唐貞觀太清開皇秘省內殿內司京師王堂皆在
其它如玉枕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
書孫過庭吳詵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真
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
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
奉旨摹榻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
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
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
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

總二十二卷爲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析居分而爲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序後避完顏亮諱於庾亮帖內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

刻不真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法帖而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謬處甚多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模希白帖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聖院後有湯世臣重摹字昂帖板本校諸帖增最多此外有淳熙脩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

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為勝東坡推潭勝閣韓侂胄家開群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榻者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大觀聲價在濃淡之間絳次之脩內司又次之臨江潭泉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楊用脩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澂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終殉昭陵之葬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搨本佳者

猶可什倍它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

峒嶺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

表或以為梁鶴或以為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殺阬司空王純逢童

碑陰耿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

山孔宙耿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揚震劉寬劉

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無分

者蔡邕夏承碑分無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

陰符柳誠懸度人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啓法

師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原九

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寺皇甫君子蘭臺道因褚河

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官碑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

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家廟茅山八關

齊功德干祿裴淮少林蕭誠南嶽真君張從申茅山

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絲鞞西平王諸碑行書

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

軍娑邏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

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敘藏

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真草永法師千文皆

灼灼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以刻者大令保母志乃親書於磚以刻者以故無真墨蹟而搨本持妙絕然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大令書法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說亦未確也保母誌據宋人辨以爲非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內府邇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近佻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墓田亦弱然揔之比亡書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僞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表遂爾成風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豔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得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內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爲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蹟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薦何於茲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羗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濇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姪蒙本却真結法道逸可愛

右軍褰鮓二謝表生是宋內府藏臨本却佳

懷素自敘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

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敘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東陽吳文定寬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宰完後轉入嚴氏沒內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吳江之歎而吳人至今刺刺以爲非真後得一舊搨本閱之與此大小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敘補末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衆然沓拖少骨力恍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竇臬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然再經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內尚有唐人兩絕句亦非全文真蹟在蕩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爲延津之合屬豐道生鑒定謂爲賀知章無的據然適後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吾所收名筆褚河南京卍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裹鐵初看便好又

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顏魯公裴將軍北伐詩體無正
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
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縱逸而結構不疎亦
須再看乃益自有致柳誠懸禊帖詩後序初看覺有
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
煙江疊嶂歌道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
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懷素者凡數家錄一美甚得其勢魯直得其
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
然亦皆狂師雲仍之盛

吾家有趙吳興臨褚河南枯樹賦豐勻精密極是嘉
手後得唐人雙鈎蠟紙是第三本耳而竝刻之覺不
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
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吳郡文
待詔徵明博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
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
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
子瑗魏帝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

綽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
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慈王知敬子友
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
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字必仁揭曼碩
子汝明宋濂子璩也三代以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
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瓘子黃門恒恒子侍郎瓘
洗馬玠王承相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郗太
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潛子白馬公宏
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房不害子令
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
張昶晉衛瓘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
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
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晞王維王縉張從申從
儀竇蒙竇泉宋蘇舜元舜敘徐競徐琛然摠而言之
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
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
耳嗣後雷同影嚮未見軼塵吳中一振腕指神助鸞
虬奮舞爲世珍美而它方遂絕響矣不揣據所聞見
評識於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適勁發之周憲王爲世子又又多蓄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故書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宋克仲溫華亭人爲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路而失之佻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吾吳郡人書述云昌裔熟媚猶臣於克宋璩仲珩學士次子仕爲中書舍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孺比之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

尤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見之亦淳美恨未脫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

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極端勁圓穎而時露俗態解大紳見前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楊用脩目爲鎮宅符正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閭盧熊者岷山人晚以州守歸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

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祭民敬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士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祭遷左庶子至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褒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工力深薦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非其全也或有閒牖散筆輒入妙格人罕睹耳棘寺正書娟媚行書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豔質明粧倩咲相對余俱有其真蹟度稍純質祭似踈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真蹟頗不甚工書述云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魯少詹祭亦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聲華甚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沈流亞也

夏景崐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內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於馳譽烟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主沈雄孔暘椽史手耳

吳餘慶宜黃人直內閣爲通政司左叅議衛靖崐山人仕爲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稱二子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餘慶書吾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義毅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負書名雖圓健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珪吳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竒逸適勁間有失之恠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爲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吳興體甚精絕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旣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蹟頗多誠然雖豐逸妍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前是華亭有黃翰者爲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絕薰蕕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最後有張天駿者亦華亭人以書直內閣至工部尚書用南安體更變輕弱書述稱其婢學夫人

咄嗟樵爨廝養醜穢恣泐齒牙贅列紫薇郎署分科
木天大可恠也當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爲按察僉事
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邵文敬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
前句人呼爲邵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
也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倣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贗書
以鬻又別作李懷琳楊補之得盲兒價甚夥錢文通
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
佳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具眼時
有李士實者爲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
險醜恠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
俗惟篆書頗佳 明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
太常南雲金太常湜至文正而自負以爲得書家妙
訣喬少保字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
配元周伯琦

文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數
鏹矣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內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爲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
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
卿出立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
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
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柱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
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
子壻也書述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群從并
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去筋骨別安耳目蓋
其所執奴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椽史筆而
吳人極推許之自余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
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跋佳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構處甚踈湛文莊若
水做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
不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王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
可愛琮後有王逢元子新習聖教歐虞蘇黃諸體甚
精徑寸而上稚弱畢備已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教意然

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研先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適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拱壁歿後頓不爾正行亦適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署書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道勁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內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幸

世宗電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吾吳郡書名聞海內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吳興有凌晏如者以書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神賦金剛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然結構疎而醜是儻中小有意者耳而暴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絕喜祝希哲而以已意出之婉秀瀟灑絕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疎

王叅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道逸而不諳八法未脫塵氣

揚脩撰慎伏膺吳興而運筆蹇滯指若木强者亦頗自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之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稱意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爲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縱橫如亂芻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楊秘圖珂者初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柔筆踈行了無風骨此皆所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爲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負以爲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爲雄偉有力而踈野粗放備諸惡道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時有張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

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瀋數斛信手飛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間爲李王撮襟亦得唯真行多俗撰形模醜拙而高自負許良可咲也
已上三則皆邇時書中惡道也

吳中丞維嶽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骨遒勁渴筆縱體往往與高相藏醉翁亭記法同無錫有俞憲者亦能署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爲最文待詔徵明王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求師秘

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求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它所不論也唯少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爲人譌寫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倣蘇黃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絕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求與智求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爽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橫可賞而結構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吳中諸君子余所知者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正行具體而微袁提學棗行草亦自疎逸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懷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鉤俱我朝第一手也陳方伯添正書出入鍾顏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道署書愈笑愈勝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

姑清麗可愛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道勁行筆眉山差遠耳許太僕初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媚嫵黃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王稚登百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崑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絕得楮河南法而以顏柳筋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兼黃米而傷佻縱王逢年舜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雲間

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乃子是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繼之亦自適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攜爲文氏甥妙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鮮多乞之深以爲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王筋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吳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帝家臨池而入染練法書之蹟衣被徧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雖陸子淵能振其法於寥響之後緣門戶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翁自負書數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踪跡永絕馬負圖狂翰以暴得名故昇歛之地亦有習者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二十四
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維楊間亦傳朱子价楷法再
傳之後踈慢肥弱種種因之番禺士人近頗斐然如
黎郎中惟敬於四體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
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爲烏衣馬糞奪盡今遂奄然庶幾
可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腕中
有鬼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